陳州府志

卷二十五

藝文二

陳州府志卷之二十五

楚鄂崔應階吉升氏纂修

藝文二

記

修商王高宗廟碑記　宋王汾

陳州西華縣北二十里曰長平鄉商王高宗之陵在焉其廣二千步高百尺岡阜叢擁林木虧蔽望之如山前有廟見于地志列諸祀典固已久矣我朝誕膺眷命奄宅四海凡在臣庶有禦災捍患利國澤民之効著之圖史者罔不第以六功祠以五義而血食于無窮況三代盛王以德稱

宗而道載乎六經法通于萬世者則崇奉追報其可已耶太祖皇帝開寶中嘗詔治王之廟而廣其棟宇至八十八楹塑其像于殿中又立甘盤傳說二相夾侍左右列繪羣臣于四壁復敞東西兩序前闢重闥後嚴燕寢致齋有廳供庖有次珍木森于其中繚墻周于其外壯麗祕邃靈威如在歲時敕守吏恭潔致祭又禁陵旁樵採著之甲令而邑居之民逮及旁郡牲牢祠典以日而至間或歲偶旱暵天降霈雨虔誠致禱旋踵以應成民致力千里蒙福故其輸捐貲幣完飾頹朽者蓋不煩號令矣謹按王承成湯太甲太戊盤庚之治中間屢衰思復興商以緬祖武雖貴爲

王子而北面于甘盤既廼遜諸荒野以勞苦其身而習知民事嗣位恭默不言思政求輔帝賚良弼發于夢寐遂審象營訪得傅說于版築胥靡之微舉以爲相師用其道以濟天下復能畏雉雊之眚側身行德號稱治古自非大稟聖哲通人倫之至安能尊賢克俊儲精極慮而神交上靈三宗方駕舜禹休名餘光與天地齊永而廟食弗絶蓋其理然也今夫朝廷典禮之重如此士民祠報之重如此而記刻無考曷以取稱邑人程氏者植百尺巨木于庭夾以堅砥置楹幟其上復斲石爲爐以備熏炳既又得樂石劬礲治將圖鐫勒廟之缺然者

於是完矣因嘉其志之勤姑爲敘其大槩而書之

太尉趙公祠堂記

宋　張方平

唐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大盜三發明皇天寶末安祿山反范陽長驅陷兩都河北河南關輔罹其禍德宗建中末朱泚乘涇師倉卒之變以肆乾符初草寇王仙芝黃巢橫東極海岱北越河逐蕩下起曹濮襲荆漢破江淮殘閩嶺覆京邑剽掠岐隴所至無噍類城府爲邱墟榛莽千里煙火斷絶糧食既盡噬人以飽列巨碓數百納人臼中縻腐鹽屍以從指鄉聚曰尚有人焉

吾衆何患饑也惴惴遺黎靡所寄命于時惟朱全忠據汴
趙讎兄弟保陳門之外即爲賊境汴去賊差遠全忠兵力
足以自固陳被攻圍勢孤衆寡爲讎難矣初巢入長安朝
廷除讎陳州刺史始領事策巢出關必犯陳即稽完以待
既而巢果東奔趨項讎擊擒其愛將孟楷賊盛怒志必屠
陳以逞合兵數十萬圍其城踰五周百道攻迫讎以饑
疲之衆無日不戰歷三百日竟全危城巢以此師老不振
卒潰滅論者紀忠烈之事名多重于死事功每減于生全
夫忠臣烈士志義所存豈無意于死生之際也幸不幸從
焉爾肅宗乾元中陳州刺史尚死于史思明之難後蒙褒

贈至今廟食于陳趙公全城保民享受寵命顧其功名反
出于死事者下兄弟三節度皆著勳于王室並終於僖昭
之世而唐史不書德朱全忠之救以解其圍故事之謹然
未嘗北面于梁而梁史書之史官無法筆削兩失明朝重
修唐書方爲立傳景翊附焉梁書謂翊爲弟新書以翊爲
子讎自有二子麓巖意者翊其弟也熙寧三年余守淮陽
州學教授蘇轍爲余言趙大尉有畫像在開元寺東廡僧
院以聞之不早尋被代不及見七年復被命領州往瞻其
像在殿之隅闇壁圖下畫日不以燭不見也公歿于龍紀
中距今百九十年陳人莫知遺像之存于此適隣有空院

一堂歸然嚮明高爽因命工葺飭表爲祠堂繪素鼎新神氣如在禮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太尉者可謂能捍大患宜列于法祀者矣故封爲上公祀爲大神聖人立教著在禮典祠堂既立爲率僚屬陳饋奠乃告所司春秋薦時事比羣祀以其二弟從又爲鑱新書本傳于石立于堂之東楹使陳人知遺首之至于今公之力也時大宋熙寧七年歲在甲寅九月十三日

庭莎記

晏殊

介清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癃者芟薙之役勞于夏畦葢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予既悅草之蕃蕪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墀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桑木佳卉難于豐茂非是草也無所宜焉于是傍西墉畫修徑布武之外悉爲莎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數日乃備拔之以丹楯灌之以甘井光風四泛纖塵不驚嗟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含元氣細入無間罔不稟和罔不期遇因乘而晦用其次區別而顯仁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斃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令遂二性之域去爾傷之患偃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平

津客館尊爲馬廐東漢學舍閒充園蔬彼經濟所先而汙隆匪一矧茲近玩庸冀示年是用刊辭瑰珉庶通賢君子之所留意儻與我同好庶幾不剪也

商水縣重修宣聖廟記

元 趙 璉

聖人之道猶日月運行於天亘古今萬世無間也周衰跡熄火於秦章句訓詁於漢詞章於晉魏隋唐道固自若而所寄微矣宋大儒繼作能明聖人之道以寤後之學者著書立言既精既備我皇元以武功定天下誕敷文治自京師至郡邑咸置廟學建立師生俾人知所教而不忘其教之所自於以淑人心厚風俗以成盛治作新振起責之守令不專于掌教者法然也天下之爲郡若州縣能奉承法意以無負其責者有矣未有掌教不專其責而能自以爲責者也襄城張君鵬南冲霄初教諭於穰克稱厥職至順元年冬十月乃官商水縣學學有田豪右隣其南者久侵奪之君言於縣明年春達魯花赤塔察兒仲安暨縣尹劉潤夫覈實歸諸學仲安等既代歹歹實監是邑與縣尹吳士弘克廣主簿潘繼祖茂先者復門之西南隅故地強悍者心復繇君之請也一日君又以葺學宮爲請且曰：盲人以王宮正室邇臨通衢爲神之棲於以昭文治妥聖靈難矣爰度地宜得亢爽於其北集邑賢士大夫而經始之衆

懽趨焉不期月而告成厥殿巍然厥廡翼然像圖孔儼式
瞻以敬講經有堂肄業有齋門戟森列庭檜駢植給閒用
以供祭祝廩師生靡有厥遺今則已矣其所建立或摧圮
而弗支潾漶而罔飭曷一新之監邑令簿俱愀然曰法固
無責也敢捐已俸以倡於是吏民爭相爲助功既奏起摧
圮爲堅完易潾漶以明麗作始于季春三月而成於其冬
之十二月甲寅士獲所歸民不知役代茂先而終其事者
主簿王從善君美也落成張君躬輦石西山走汝陽謁記
於璉璉惟聖人之道載在方冊漢唐諸儒雖或章句訓詁
未有恬然如宋程朱之學集厥大成者皇元設科經術率

本程朱將使教者知所以學而不惑於他
岐也商邑廟學既已復矣師生居有處食有廩矣作新振
起之責可謂塞矣尚相與激揚導勵講程朱之學明聖人
之道以無負朝廷立法之美意而後可今夫爲縣而能奉
承法意不負其責斯固賢矣掌教而自以爲責卒能有成
者豈不爲尤賢哉矧監邑夕君嘗與愚共事祥符令尹
先君彦弘與吾祖松澗公同官南臺張君又同里閈向敢
辭故書以爲記俾歸而刻諸石

太昊陵寢殿記

明學正楊珦

按陳羲皇所都故陵寢在焉歷代報祀載之典籍我太祖

高皇帝開國初年駐蹕于茲製文致奠列聖相承尊崇益至勑有司歲時致祭又每三歲必遣使齎香幣祀以太牢猗歟盛哉前郡守毘陵張侯志道意謂陵無殿宇於尊崇聖典烏稱乃請諸朝除隘陋廣規模寢有殿左右中前有門神有庫有厨宰有所祭有具齋有堂繚以周垣環以苑囿樹以嘉木未竟侯以憂去會侍御金華徐公郁按部復委揮僉陳公紀董其事未幾衡陽陳侯原宗麻城周侯庠繼守于斯謀諸倅李侯琚千戶李公敏咸欲成其美而珦亦與焉于是僉命義士盧昊趙旻輩周旋其事叶心贊理厥功告成乃俾鍊師道廣以主香火於戲營之非一人信乎氣運之興靈貺之相有非偶然者矣故推

之非一人信乎氣運之興靈貺之相有非偶然者矣故推明崇祀之由併令經營之詳告于來者云

明　鄭　肅

重修太昊陵記

太昊伏羲氏陵在陳州北古有廟存焉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特遣官典祀列聖繼統禮亦如之而有司祗率常典享祀以時歷歲滋久殿宇弛圮莫能興之者知州萬公宣同知李公甕來涖州事政通人和乃相與謀曰古先帝王陵廟哀敝如是不圖葺之非所以崇明祀也而判官江公宗海顏公永吏目李公榮聞而是之議以克合於是徵宿逋縮俸費鳩工市材而經營之朽腐者易而新之

者塗而塋之于廟之後撤故碑亭作堂三間以宏其規若
廡若門若墻之屬皆治其壞而補其未具先是有神厨翼
於東太清廟翼西傾祠事則有道士奚福仁經始于天順
六年冬明年秋告成僉謂不可無述以書來俾肅記諸石
謹按伏羲風姓生於成紀以木德王而都于陳開物成務
制器致用爲五帝首載諸經典可考也論其功德所建若
天覆地載孰得名言之哉自沒迄今天地間海桑陵谷變
故非一而宛邱之陵巋然獨存則可見先聖之流風遺澤
烜赫宇宙千古猶一日也今是州長貳又能祗承聖天子

之德意聿新陵廟丹碧煇然照耀於林野之間使過者竦
然加敬宛若聖靈在上徘徊瞻眺不能去非知爲政之緩
急者能如是乎夫聖德之盛雖不可名言乃若賢侯敬共
秩祀道宣靈休則不宜無以告來者庸是不辭而爲之記

明 商輅

太昊陵廟重建記

太昊伏羲氏陵在陳州城北河之滸高皇帝車駕幸汴過
陳親爲文致奠已而命有司春秋致祭著爲令典列聖相
承尊崇益至然廟貌未立議者以爲有司闕典正統丙辰
知州毘陵張志道具以疏請詔許可遂率吏民募緣鳩工
創建祠宇逾年殿堂門廡以次落成像設巍然籩豆整飭
衛以垣墉樹以名木其制畧備景泰丙子同知秦川李鼐

增建御碑亭鐘鼓樓又別建三清觀命羽士主之司其香
火其制寖廣然陳地卑濕歲月滋久棟宇頹圮鐘鼓朽敗
器物殘缺嗣而葺之實有賴于良有司焉成化乙酉臨漳
令雲間戴昕以政績超異膺旌擢之典來知州事三載政
通人和乃謀諸僚佐謂伏羲氏爲三皇之首而陵廟居羣
祠之先況朝廷之崇重若是前人之建立若是而可使之
日就於圮乎衆曰諾惟命是從于是各捐俸爲倡士之尚
義者競以貲來助斧斤版築以次興舉工匠勸民用懽
趨未幾百度惟新廟貌改觀過者稱嘆瞻者起敬僉謂是
役也人不見勞功倍前規守之設施過人遠矣州民趙旻
等狀其事來求爲記謹按伏羲都陳以木德王則河圖出

而八卦畫造書契而文籍生制嫁娶之禮教佃漁之利九
州由是而別區域由是而定所謂功揆天地道合乾坤不
言而化無爲而成浩浩乎無得而名焉者也且先王之制
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矧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聖人
乎矧陳爲太昊之墟陵寢之所在乎是宜賢有司汲汲于
廟貌之崇祀事之嚴以祇承朝命而圖報本始也或言戴
君先在臨漳嘗毀蒼龍神廟矣而於此乃崇敬之若是何
也蓋彼淫祀也弗毀無以正人心此正祀也弗崇無以合
人心要知事神治民其道無他在合乎義而已若戴君者

其知所重哉嗟乎聖神之靈與造化相爲始終則陵之隆與宇宙相爲悠久後之爲州者其尚留意於斯是爲記

太昊陵記

明僉事 章世仁

陳爲太昊伏羲氏故墟而陵存焉在於城北蔡河之滸高皇帝車駕幸陳親爲文致奠繼乃命有司春秋致祭著爲令典廟宇之建祀事之崇其來益已舊矣顧歲月相沿有司或不能加意修葺以致寢就圮敝嘉靖庚申夏五月巡臺月巖孫公觀風莅陳首謁陵寢慨然嘆曰古帝王陵祠損壞即行修理此憲綱所列有司責也矧茲繼天立極萬世斯文之祖尤厪我聖祖欽崇之典而聽其宮寢若是乎維時

知州伍應召慄然承命遂集材鳩工殫心而力圖之經始于庚申之秋九月報成于辛酉之春二月圮者以興敝者以完屹然而視昔殆夐然異焉於乎孫公誠爲急先務而伍守亦庶乎能任職矣仁適以備兵之役來駐于陳樂觀其成而又知其所由成也因感夫事惟不爲爲則必底于成伍守之成厥爲固孫公一言啓之繼自今守是邦者其及時自爲乎其猶有待于啓乎夫圮敝必以漸漸修葺之則力省而功易而可泄泄然待其日甚乎故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君子當思其所以爲智者

重修太昊陵記

明僉事 李維藩

嘉靖乙巳歲夏五月御史疎山吳公奉天子命代狩河南省至陳謁太昊伏羲氏陵於蔡河之滸見其廟貌傾頹陵墟坦夷狐狸穴穿其中慨然嘆曰大聖人之陵寢顧如斯乎河南古中州地多古先帝王賢哲遺墟每見屹然崒嵂蒼陰滿覆令人起敬而太昊陵顧如此荒廢豈其功德之神人莫知所自而尊崇之裒或未之啓邪抑數千年來聖人繼出鴻濛大開制作炳炳烺烺而無文之化且入于徵邪是皆未之思也庖羲氏之王天下也史記其制書契設網罟定昏配經世之法制畧而未備而八卦之圖畫精微奧蘊有開聖人制作之先是故窮天地之始終者取諸數察陰陽之消長者審其機探人物性命之微者會其理爲天下

備物制器者尚矣象而神農而黃帝而堯舜禹湯文武而周公孔子凡所以君天下師天下之大經大法蓋有不能外焉者其功德之神豈以世遠而微耶昔人謂孔子爲太極蓋言其爲聖人之統會也謂伏羲氏爲斯文鼻祖蓋言其爲聖道之肇始也曰肇始云者先天太極也曰統會云者後天太極也陳州故宛邱郡北有太昊氏陵南有絃歌臺觀風思化可義起矣尊孔子而弗尊伏羲氏不猶觀東海之汪洋知百川之會而於百川之原尚未之窮耶洪武平定天下之明年車駕幸陳親灑宸翰爲文以奠仍命有

司歲爲常祭列聖相承遣使代祀不絕其所以示天下尊
崇之意不但如歷代帝王已也而可如此荒廢耶廼顧謂
參政金公清僉事翟公鎬暨維藩曰斯實吾輩責也且御
製碑亭規模畢隘逼近陵壖非所以崇敬也於是相地宜
定規制鳩工授日度於有司命通判范汝敬等董其役憑
加隆矣費用取諸帑金民不告勞而功是用成時以事請
於巡撫都御史三谷雒公曰事有所由興道有所由明世
遠風微固化而不知者常人之情也游神遂古感物興懷
者賢人之心也疎山茲舉其所以啓賢人之衷至矣後有
繼者觀風以思化遡原以思道以所尊孔子者尊之未必
不自今日始因命勒石以記之

又記

明　參議　郭春震

陳州蔡河之滸故有太昊伏羲氏之陵云史所謂都宛卽
卽其地也崩壞于此歷世因之高皇帝平定天下之明年
車駕幸陳親爲文奠謁遂訂定饗祀儀命有司以春秋時
舉行歲爲常正統丙辰禮官用守臣議上請始增勵殿
堂門廡如制今上間歲遣太常官祀之蓋以聖神功德益
加隆異云歲久有司不加修葺陵漸平坦狐穴其中而廟

制亦多頹敗乙巳四月御史疎山吳公以得代按陳肅謁畢慨然嘆曰嗟乎斯豈所以安聖靈哉乃謀諸巡撫都御史三谷雒公樂成左叅政金公僉事翟公李公咸協議贊決餙材度工於是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序備矣陵寢封以高厚周遭蔽以垣示勿敢踐也前後殿若干楹翼以兩廊咸增餘有亭三楹在寢殿後築臺門徙置其上中藏御製碑廟傍有隙地若干畝覈入其租以供歲時灑掃工不踰月告成通判范汝敬與勞茲役春震辱命識歲月刻之石後詳碑不載

修羲皇陵廟記

明叅政 吳國倫 武昌人

羲皇氏之王天下也葢都陳稱太昊云太昊陵在今陳州之西北三里東去其畫卦臺二里高可十等望之嶟嶟若圜邱蔡水經其前東滙爲池即白龜獻瑞處陵左右至于今生蓍葢地靈也而羲皇之靈實幽贊之陵園寢廟深廣三百畝有奇未詳所自置乃享祀之典則由上世以來不廢我高皇帝定天下之四年詔治太昊陵寢親爲文遣禮官牢祀之勅守臣歲祀爲令甲逮純皇帝即位七年詔大治寢殿殿後爲平臺重屋貯御碑其殿前爲神御爲露臺以受朝享又前爲輦道爲寢門爲棘門爲應門各三扃閎麗決鬱過于孔廟葢隆之也百餘年來頗爲霖潦所齧蠹

蝝乘而腐之土木頹陁丹雘剝蝕而先朝之所隆幾且蕩
然豈獨其守臣責耶今皇上卽位之二年都御史臣道直
御史臣鐵以督學副使臣貞吉言具疏請得留輸帑二千
金大治之如憲廟時不治且亟壞而費益不訾制下大司
空尚書議議治陵如兩臣言第不得留帑金以薄邊實爲
主計者憂其便宜圖之未幾都御史召入爲少司馬御史
得代行明年夏四月御史臣堯卿按部陳州齋沐而謁陵
廟則叅政臣國倫按察僉事臣汝翼臣坤亨從之御史頻
仰徘徊蹙然顧謂三臣曰岌岌矣古之式閭表墓爲其賢
且篤以風世也聖如羲皇非所謂啓斯文之閟而爲萬世

帝者師乎卽奈何惜二千金使祖宗之制蕩然又安在其
表中土而稱今皇帝德意乃謀諸都御史臣重奉詔共圖
之以經費屬布政臣承蔭以營度屬坤亨以興事考工屬
知州臣烝而以其尉若幕副之材石旣盈工吏旣肅拓其
舊而一新之凡因之工三拓之工七建兩樓神御前左衡
鼓右懸鐘相望若井幹應門之外營綽楔三其一廣徑門
象太乙其二橫道東西鄉象六闕御史題其中曰先天門
東曰繼天立極西曰開物成務森若鼎峙且樹屏其南以
辟車騎爾乃繞以重垣垣皆朱堊翼以兩舍舍皆立坊別
爲左右夾道以通齋祓庖湢之所爾乃前後植栢數千株

蔚然成青林矣是役也因財於公羨因役於刑徒不薄邊
實亦不侵民力經始於七月而以十二月告成御史即以
成之月自大梁馳至陳諷日舉祀事國倫等從之如初御
史曰美哉巖巖乎翼翼乎稱帝陵矣藉不得奉明詔從便
宜臣力豈至此哉屬臣國倫記其事而碑之國倫曰羲皇
之功德大矣紀傳所載象圖畫卦應龍紀官造書契之文
制嫁聚之禮教畋漁養犧牲蓋其彰彰著者萬世之下仰
而師之其功德大而難名故其澤綿綿而不斬嘗考棺槨
制自黃帝黃帝有冢在橋山猶曰葬其衣冠今按世紀由
女皇至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之號而後炎帝神農

作由炎帝至榆罔凡八世而後黃帝作然則太昊氏遐矣
未有棺槨疑無冢即陵廟非古也豈後世帝王將修其功
德爲是望而禋之猶所謂葬其衣冠意乎乃茲十尋之邱
非有厲禁歷千萬世樵牧不及惟蓍生之而人無古今賢
不肖未有毀其一抔土者非其不斬之澤然乎不者何虎
邱之錮驪山之穿曾不得比于祼葬而以牢祀終天地乃
在其棺槨未制衣冠未藏者乎嗟乎異矣異矣我國家凡
三詔治陵而陵寢盛諸臣或倡其議或肩其勞皆有所以
默翼之今皇帝法古圖治茲一甚盛舉矣孔子曰德合天
地者稱帝太昊氏又帝之始也國倫雖欲譽天地之大其

將奚從萬曆四年二月望日陳州知州嘉禾洪烝立石

儒學修造記

明督學 劉昌

景泰丙子當塗萬宣以鄉貢進士選知陳州陳故爲太昊伏羲氏所都至周武王又嘗以封舜之後胡公滿更漢晉隋唐皆置郡國國朝洪武初又並置州衛雖古聖神之餘風流澤猶號有存而地大務殷厥亦難治宣既下車祗謁孔子于學宮而視其規制卑隘乃慨然思有所改作曰治郡之務宜無先于是者遂諏謀而經理之適西秦李鼐來同知州事志慮齊一贊以即決明年英宗皇帝御極尊賢右文民俗安和歲亦大登於是宣與鼐言曰吾役之成庶

幾在是因節省羣費以給其用弗繼則捐俸之所餘又繼則勸之民民濡染古聖神之餘風流澤皆翕然起應而其上者輸以財下者輸其力以相役不吝不後材碩工良繼之以用之足自禮殿之崇以及邃廡之交重門之嚴講堂之宏齋廬之周庫庾之儲庖湢之列而學宮之所宜有者取次皆具盖向之隘者以舒卑者以崇瓴甓朽墁極於峻整而丹髹碧繪之飾顯麗映射凡爲役幾年而天順壬午春始以告成士民改觀子弟爲樂遊歲時釋奠與月朔釋菜于孔子駿奔靈承愈益加至絃誦之聲久且希闊頓復渢渢武悍屯營之士皆遣子就學以得爲幸宣與鼐能使